

王雲五主編
鄭鶴聲編

漢班孟堅先生固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初版

漢班孟堅先生固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七角正

編者 鄭鶴聲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朱建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〇二二二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卷索引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年譜之
十有百民，同一之也。因抗戰而中止。昔日
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伍相後，亦即
上，八一三之夕，乃抗戰。利司在伍，亦
法，亦援兵一部，以保伍。伍方固，伍
司，先後訪明，亦即伍。十的對，其
後，一萬二千，連同中國史地，亦即伍
外，亦即伍。伍，合計，亦即伍。伍
伍，亦即伍。伍，亦即伍。伍，亦即伍。

諸君訂。或曰按事中人等進，不知上所謂
 之這事久，吾人知者，誠見此或進揚也
 物事，陳本以議主既經，吾人不選之，其安大
 於諸確。古代其北原以諸新名以修新其人，故
 解有願也。此與歷代官吏各以新領而諸解可獲
 ，吾人不以新領之記我，甘其則法，古或曲
 其力之。事而吾國所史者，多為吾方正為哉之者
 也，吾曾重曲也古，今則法其神，然曰是也否
 失事也否，故與新人等議相我，結、而世美否
 中、其安大後之、其議之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文字之譜，均由後人，就文字而
譜之，遂成檢索之譜，而此宋以後之譜，其
其，然今治一譜，二之，倘有譜，其究知宋以後
自譜之此也。其為年之十有餘，其之如像。

今出旆竟於夜半，隨車中如圓鞠，乃道而
 前，母、婦、女、童、僕、不、知、之、及、回、籍、
 以、告、逆、黨、指、其、係、事、及、禍、也、，、以、其、教、使、到、佛、
 聖、切、之、知、道、也、，、雖、有、等、度、，、特、不、曉、以、設、一、回、
 之、位、，、故、為、其、時、同、法、人、所、回、也、位、，、公、所、所、居、
 處、，、計、取、才、十、兩、也、，、別、無、餘、往、，、故、其、所、請、居、內、

式有之等門也、建同新收也人勢心及土地前也
 爲利、今計之是二万餘以上、即憶の十年前未
 竟之功、即考二三年、前一即經訪遺使或計其
 、若即訪遺三万餘左右、一而選擇新所及其所
 多方以志其耳、即定何所二万餘、一而選擇新
 當考引、公名後主都之改考引、現在一二万爲
 之矣、即其策を諸考引之て成、二万餘以知也
 其考引之取定記証、世々傳習考引、後世知本之
 之議先り多矣、其議より後乃爲平冊、始に後
 乃、用即決定り本年四月起毎月常々十餘、分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刼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逼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厥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自序

子長孟堅，漢之令史，出自關西，播爲史宗，實足以冠冕羣倫，景仰萬世者矣。中國之有司馬遷，班固，猶歐西之有希羅多德（Herodotus），蘇錫德第（Thucydides），其際位旨趣，若合符節，何以言之？希羅古代史學，大率紀述繁蕪，不足稱道，其正真之史家，當首推西元前第五世紀之希羅多德。希氏開闢榛荆，啓發新猷，庸使後之歐人，奉爲史界鼻祖（Father of History）。蘇錫德第繼之，推演餘緒，實爲希羅史家後勁。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當古史毀亡之餘，首創紀傳之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謂吾國史界太祖。班氏繼之，後起之秀，史識之卓，鮮有匹敵。此四人者，雖謂之中西史學界父祖之輩，不爲過也。

馬班史學，俱出世家，司馬氏自上世掌天官事，至周爲太史，漢時又掌之，至遷談父子，繼纂前業，未嘗不敬念其先烈。祖世相傳，上下千年，史學源淵之深，從可知矣。故如司馬氏者，實爲吾國有史可稽首出之史學世家，而班氏承之，無獨有偶。班氏於漢，亦爲世族，自班游以寵異得

太史公書，實開班氏史學之漸。嗣後班彪，並爲當時大儒，一時學者自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其家學之隆，概可想見。漢書之撰，本出彪意，孟堅續成父業，昭又續成兄業，可謂自司馬氏後吾國第二之史學世家。其源淵所自，雖不及司馬氏之世掌天官，然自叔皮而下，固、昭兄妹，擅長史學，一門濟美，世莫與儔，其隆興實超司馬氏而上之。吾國論文學者，有宋眉山之三蘇，震耀區宇，而論史學者，則不知有漢扶風之三班者多矣。惜哉！

班馬並稱，自昔已然，其史學之貢獻，則曰史漢（詳見拙著史漢研究），固已「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文心雕龍）矣。至其行事，闕焉不詳。吾浙海寧王國維（靜安）氏，高才廣識，尤擅史學，嘗輯太史公遺事，爲太史公繫年考略一卷（刊廣倉窖學叢書），吉光片羽，亦表揚先哲之意。而孟堅行事，迄無撰著，不獨有向隅之感，亦史學界之缺憾也。象山陳漢章（伯敬）君，曾撰馬班作史年歲考（刊綴學堂初藁內），雖多精確之論，然全文不過千言，語焉弗備。於是考之舊籍，撰班固年譜。

班固年譜

漢書敘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薈中，而虎乳之。」原注：「師古曰：薈，雲薈夢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薈中，獸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薈與夢同。」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薈，故名穀於薈，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漢書卷一百上）是則班氏之先，本屬南人，而後移殖北方者也。自秦而後，世系始有可考。

（一）班壹（二）班孺（三）班長（四）班回（五）班况（六）班婕妤

漢書

敘傳：「始皇之末，班壹避墜（古地字）於樓煩（山西鴈門）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况，舉孝

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
 (漢書卷九十七外戚傳)「孝成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
 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趙氏姊弟驕妬，婕妤
 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居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
 薨，因葬園中。」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况生三子，
 伯，旂，穉。(漢書卷一百上)班氏本處晉代之間，以畜牧起家。至况女爲婕妤，始徙關中，班氏
 家聲於是不振。

(七)班伯 漢書敘傳：「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容
 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同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
 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
 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氣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

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冀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恩舊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適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凜，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古視字）事。自大將軍薨後，（指王鳳）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受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古笑字）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適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

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如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以流運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酒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聞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尙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摩？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漢書卷一百上）

（八）班旌 漢書敘傳：「旌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旌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師古曰：此

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旂獲賜祕書，明見瓊異。」旂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漢書卷一百上）旂與向並校祕籍，又獲賜書，班氏家學淵源於是。

（九）班釋

漢書敘傳：「釋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

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釋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釋爲河西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釋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旂而弟畜釋。旂之卒也，修總麻，賻贈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釋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闕空造不祥，釋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闕獨下獄誅。釋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師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誣，唯谷永常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